

東臺縣志

第十

地 220.99
25
壽 = 10

卷三十九	撰述
藝文	
卷三十六	
藝文	
卷三十七	
卷四十	雜記

藝文 中

碑記

重修西溪三賢祠碑記

明 旨 政

秦州治北百二十里而遠有鎮曰西溪三賢祠在焉所以祀文正范公仲淹轉運使胡公令儀發運副使張公綸也三公者當宋天聖中嘗修築捍海堰堰成而民患除患除而民食足食足而民性復故立祠以祀之夫自天聖迄今凡五百年而祠巋然存者豈必材之良匠之巧哉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然則西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一

溪之民之祀三賢禮也禮固百世不可廢也正德壬申春朱侍御冠奉天子命來理兩淮鹽政行部至祠下出公稟易牲醴爲文以祭禮成顧瞻祠宇喟然興歎論分可謝公貴曰文正功業著當時文章垂後世爲有宋人物第一胡張二公能與文正協力以成大功則其心之正大才之有爲可知矣是皆吾人所景仰而尊崇之者也其浩然之氣流行於宇宙永永不息况其精神心術之所在如捍海堰者其神豈不眷眷於此哉祠之廢壞若此其何以妥往哲之神靈而啟後人之瞻仰修復之責其在吾與子矣分司承諭不欲損民財勞民力乃節



縮冗費以其羨餘購材陶瓦伐木集羣工撤舊而新之
凡再閱月朽者堅缺者完仆者立漫漶者治規制加於
昔矣植桂木於隙地表其節也時名花於中庭馨其德
也西溪之民樂之從而歌曰惟茲堰之成兮惟三公之
賢我黍既茂兮我食斯全作廟以祀兮匪禮之愆何雨
淫而風虐兮碑既壞而將顛茲旣葺而孔固兮樂奔走
於年年分司知民之樂也於訖工之晨躬率僚吏及民
之耆老以告其成且謂成之歲月不可不記諸石而以
屬予予何人也而敢記三公之祠必有大手筆如范公
子陵記之膾炙人口爲古今傳誦而後可予何人也而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二

敢記三公之祠辭不獲遂爲次第其事以復若夫成堰
顛末鄉先達張憲副文記之詳矣茲故略之侍御河南
固始人分司江西新淦人政之可記者此特其一云

姚代巡開海口碑記

凌 儒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寶應
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亘數百里
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泰數十萬糧田與室廬
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
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
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厓厓一線若下

漢陵阜矣是以沿隄減閘與伏秋淫潦諸水橫灌州縣之間隱爲巨浸興泰亦蓋興泰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禾聞有司舉海口故告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欲勉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

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僦工旋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蓄中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泰爲壑讀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全河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待焉耳公攬轡至泰時麟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傷之遂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已斯稱快哉旣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會撫院凌公及麟院任公編摺沿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筴而兩海口則俟利便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以望永利者未

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矣卽畎畝盈溢稍稍分受其十三而停蓄中央者尙宛如昨公於是懼然謀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其寢堂能無闢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分流於下滔滔然不舍晝夜者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淫潦更無算也古今稱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三年於外蹈橈乘楫排中國之水使有所歸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曰以四海爲壑如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計矣復與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四

繼至撫院傅公懋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闕之終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奉命方鳩工庀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開兩海口濬工支河建閘置椿以蓄以洩一如議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天子因與秦守李興化尹凌徵子言爲公勒石予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

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民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泰輿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乎予溺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易而怠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

之後舉於大工竣事旣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然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嚮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宏多若治室合龍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調停本之一誠要期於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貞珉章示休烈用垂永久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舒公之請爲之記公

人
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

舒海道開海口碑記

凌儒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南
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聖天子乃眷
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略之越三載底有成績
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閘與伏秋霖霖諸水停蓄未有
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儒因手大工錄三復之見
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之所登對往往以國計民艱並
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有司不以報聞卽報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六

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
待命於天乎蓋高寶興泰居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
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
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
壑也三工俱要害而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堤二工
胥靡無益是地方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
道所轄院使與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
橫江山寇島賊出沒無時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
治兵禮使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壖足矣至
四海沮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

且時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
卽悵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
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湖中而登之
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
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
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
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而兩海口則紓徐待便旣
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傅
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旣
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腸嘔心圖此艱大萬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七

分費力視挽巨航衝逆流而上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
臣矢心矢力與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
獨恠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
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
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
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謂燭照而數計哉故前
工寶應串場兩河瓦店泰山兩閘劉家堡射陽湖則議
挑濬凡爲注水計高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
口減水四座則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
裕知縣凌登瀛韓介楊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家

口止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門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則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路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瀛專理之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周以歛民夫役則辦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事往來畚鍤閒躬拮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縣數十萬生靈昏墊旣去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五院功也予曰茂哉舒公功也五院功在地方公功在五院謂五院之功爲公之功豈不可哉知州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計以彰鉅美予曰天地無爲風日雨雷宣力而成化也是故暄之鼓之潤

之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物成神用章矣然則風日雷雨之於天地有功哉予觀公翊贊五院殆造化之風日雷雨也行不爽令至亡後期使跂足延頸苦水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荷生成者戴同天地荷帡幪者感并五公假令公當時亢激則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之安在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涵海閒觀巍然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载重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巖崑石塹宣滯導淫曰是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敝壞則修皆自公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千慮無

一矢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楊
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所蓄積修
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而萬中之矣比
於由基彼尙未知張弓執矢哉予故次第其說鐫之貞
珉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猷號錫崖通城人

楊中麓分運裁革供應記

李思誠

臺御史歲一巡行海上經費在籍者舊有成額矣分運
什一在揚什九在場重國課也先是諸凡供應取給於
下東何二場受弊久矣風俗沿襲誰憫不均之役乎楊
公蒞治軫念百姓疾苦慨然太息曰嗟乎夫上愛奢華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九

民亦念其家此誰非吾赤子膏脂而腴削之乎矧儉約
吾性也澹泊吾素也何復疲困吾赤子爲且彼分署通
州者非吾之一體乎彼第於經費中十取一焉業有成
議援此爲例可矣遂聞之臺御史臺御史如議則下檄
嘉與百姓更始供應交際等項取之十場經費之十一
其餘一切悉罷之不以勞苦百姓永爲遵守百姓鼓舞
稱便以手加額曰此我公百世之德哉願勒之石以垂
不朽用是請記於余余因之有感矣世之瘠民肥已秦
越其民者豈少也乃公能節已之費而不忍竭民之膏
倘所稱節用愛人者非耶蓋公負敏決才而行之以慈

愛之心其他德政炳炳麟麟舉不書書此爲不易之章
程者是爲記公名維清別號中麓中丙子鄉試雲南昆
明人

秦州分司題名碑記

徐光國

不佞光國載觀唐史至以人爲鑒可知得失之說誠確
論也迨溫公諫院題名出而歸然堅珉有箴規之義焉
若是乎題名之不可已也在昔管晏以鹽筴著而天下

鹽官轉運有六兩淮居一焉兩淮運判若而人秦州分
司居一焉載在鹽政志班班足按我明正德十五年始
自御史鄭公氣請令秦州分司度地之中任劄東臺統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十

轄富安等中十鹽場催煎督課稽場司之黷清詰竈丁
之勤惰使完課之錢物不費於官府煎鹽之丁力不疲
於道路催科撫字並行不悖分篆之益竈也多且渥矣
不佞光國產籍三衢今上天啓二年十一月繇南光祿
視篆茲土三越春秋竊嘗慨之前此三載中轉遷代庖
而去者十有一人不佞光國猶株守一局自知於竈一
無少裨而人物山川差可縷數深歎文獻無徵爰聘海
陵賢士魏公輔王元鼎諮訪纂輯稍稱信書獨本司題
名尙爾缺典先是余鄉義烏蔣君德望有意採石去而
未果似有待也噫嘻其人存則其政舉不今存之後未

必有存之者矣是舉也迂而視之則不暇舉避而遜之則不能舉况乎鹺政沿革之可否而人之賢否與俱巨石載瞻某爲過某爲弗及某爲芳躅之可追某爲傾覆之可戒因時以論事因事以求人觸目警心余何爲不思其所可法而殷鑒其所不可法也若是乎題名之不可已也今去正德百有六年其巡歷而德政最著分篆而紀載僅存積官而宦蹟可考得若干人鐫次鄉貫姓名於石監之聽事之堂命之曰兩淮運判泰州分司題名記

楚公濬富安運河碑記

何 堅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十一

明興建官設長貳羣蒞民事司主國計兩淮歲入當江南之賦厥責重矣非兼才莫任楚公之陟運副也以知昌黎有異政宰衡上其績天子若曰方今之務惟邊是亟亦惟才是擢昌黎令可任命其請公至嚴課程稽積蠹明慎出納而約劑之憲臣曰才檄署司事值歲不穰首請出帑金賑之全活者衆諸場草蕩丁二百畝水鄉僅獲半給頻年爭訟公厯諸蕩所哀其太甚廉新灘均其子竈始服丁有登耗課囚之胥吏務增損爲殫力清覈始均矣泰州分司隸場十首富安西便倉者富安之要區也舊有運河自倉距曹家壩四十里名爲鐵索河

會於鱖魚港通於三义達於二洋以入於海運嵯載薪
商竈便之顧亢陽爲厲積淤成陸渠不可舟此霖淫驟
發漫延奔潰無復故道潮湧輒逾堰而西瀉滂於田卽
沃土無復有秋厯洪武迄茲未有疏濬之者竈民崔芬
輩以公多興革有惠政懇請之公撫然曰是河關繫於
國計豈尠哉河不濬則旱澇無備民艱食歲額莫辦邊
儲何由充乎鱣民失業商亦罔資矣於是請於侍御孫
公出帑費充之屬公經略復分委安豐副使張潭董之
擇殷實而才者襄其設計工授直得河六千九百九十
一丈給銀一千五百二十兩有奇工始丁卯九月十九

日竣於十二月十五日是役也鳩工集徒樂趨不亟三
閱月河用底績旣深且廣舒流汪濊水由故道潦不逾
防旱不涇涸竈利於煎商利於運以故積疲者甦流移
者復卽富安素甲諸場茲大起鹽筴非復故壤於是表
貞節崇孝友郁然文蔚矣孰非公之遺澤乎昔范希文
築隄瀕海外禦溢鹵內養嘉禾功施後世人競祀之苟
是時於諸要津增閘設涵由泰距通若海安姜堰諸壩
比諸場海河埤堰處所易壩以閘司其啓閉時其蓄洩
於河隄一帶多建平水閘徹其窪集導其下流之匯俾
漕渠五湖橫潦率以次由閘漸洩於海卽沮洳不涇怒

濤不作湖險可殺運艘可通河隄永不衝決瀕湖上下
萑葦之藪悉變稻梁之區得腴田萬萬頃不加賦而民
足誠希文未究之志今復重望於公也且公昔尹昌黎
與除振厲已繫去思語具孫太史碑記茲竈民惠德復
徵文立石以識不忘可以覘人心向背之公也苟舉是
議因民心以告於憲臣未有不領聽之者獲蠲積羨成
此萬世永賴之業策勲社稷而勒銘彝鼎當與希文媲
美崇階峻陟烏足以盡公哉故曰於公有厚望也公名
孔生字夢徵號愚齋山東曹州人起家己酉鄉進士云
予方養病湖上懸車謝客乃崔分輩復相率徵予言曰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來視予越數閏月不置可以知公之得民深也乃忘寡
昧爲循良執役復繫之以詞詞曰無臯南望蒲昌巨澤
爰奠厥木誕茲民食遐陬通貿飛輓是易富安勝區埒
於劇邑蜿蜒海河既湮且塞維我司副溢然興惻懇告
憲臣出茲羨積工難不亟倏忽報績瞻彼行潦猶瀆之
委瀆滄漭渠濬河之源希文倡之冀公續焉邁德懋業
億萬斯年

安豐場華周二王神廟碑

國朝 吳綺

蓋聞祀先利物有功與德者斯崇祠重維風惟忠與孝
弗匱故誠存一念而英爽亘乎累朝道濟當時而利

盤昭於百代均國典所必重而民俗之由隆也安豐爲
舊之區歷代鮮薦蘋之宇而華王之有廟也則鄭君
所創始焉王世本譙人生當漢季少工經術本有志於
扶傾兼善方書乃多端以療疾辭徵辟而不就品具高
風視分劑以無差心存妙解湔腸剖腹一丸時下蛇蟲
養性除疴五戲常兼熊鹿神奇罕測具存陳壽之編羅
網無端遂及魏武之難雖書焚獄戶悵丹笈之弗傳而
散授神樓服青粘而多驗在昔魏晉之際得門人吳普
懷師誼而始祀於蕪城近今慶厯之間有土民王某感
神庥而別祠於洵境方家瞻仰咸奉醴以告虔庶姓祈

求得刑牲而薦社但附庸金地初則俎豆之不專而錯
處塵衢繼又垣墉之未廣民之聽也神其吐之鄭君系
出康成由來樂善人如龐蘊本自好施乃因遘疾之獲
痊仰蒙神佑遂欲崇祠以修祀爰與衆謀公同善之懷
錢百緡而未足鼓當仁之勇鐘萬杵而不辭闢地開基
手除荆棘庀材作室肩荷梓桐遂得烏革翬飛告神工
之克就龍章鳳質慶廟貌以維新夫上扁鵲之陵土能
愈疾入神農之谷草可除疴而况蘋藻之勤修時無廢
事必有威靈之顯應仰藉宏庥矣又以里有周王世爲
宋之孝子夢徵龍育少秉靈姿性切烏傷早多懿行奉

憲言而遠涉將祈福於婺溪聞凶訃以長號竟殞身於
衢道孔聖公感之而挽救胡舟子奉之以貨船翊應正
烈之封著於前代雨暘疾疫之禱顯於累朝特爲傳寫
詣厥故鄉備列威儀肖諸前殿昔郭公侍膳尚且山號
考堂考叔懷羹猶復祠稱純孝况斷腸以痛母致畢命
以從親用勸敦倫良堪化俗忽都烈之鼎故廟此其宜
哉狄仁傑之毀淫祠吾知免矣然合其前後已昭神聖
之規模而計及久長必藉僧人以守護爰招緇侶更啓
法堂鹿苑東開麗雲霞於金榜鷄園左闢啓日月於銀
繩舍敞赤華月滿恒瞻瑞象房開紫奈清風不雜凡香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五

室是維摩問法堪橫獅子筵修圓覺聽經常到雉兒拈
座上之花經裏三千蘆荀製山中之漏池邊十二芙蓉
固已四衆燈香方便眠魚之席兼之三餐粥飯現成養
鶴之田不必投齋更向洛陽寺裡母煩乞食常居舍衛
城中此則共賴佛光將以永邀神慶以斯濟世可衛國
而庇民以斯寧人可厚生而正德君之致力可謂勤矣
君之用心可謂密矣建袁雙廟當必顯驅虎之靈作頭
陀碑實有愧雕龍之彩爾

重修范公隄碑記

丁世隆

兩淮歲辦額引一百六十萬樵煎供運惟三十鹽場是

賴而中卜又甲於諸場顧地之距海遠者百里近或數
十里其不狎於蛟波以范公一隄爲之障也自宋天聖
中公築隄成沮洳斥鹵之地頓爲沃壤海濱之民聚廬
而處耕桑繁殖潮汐無虞歷今六百餘載尸而祝之歌
詠其德勿替隄之所繫顧不重歟閒有傾圯莫不隨時
堵塞康熙壬辰秋颶風簸蕩海水汎溢隄決桁角豐利
等場飄沒田廬人畜他場雖未衝決而驚濤漫漲埤蕩
汎沉溺死男婦千餘口民情震恐臺司加意軫恤檄行
前司會勘捐修估費金錢二萬緡商資民力未易猝辦
曠時莫定予以癸巳春祇奉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六

簡書分

運吳陵甫下車目賸陽侯播虐彌望巨浸浸淫不已匪
特被災子遺流離轉徙惴惴焉有不終日之勢隄以內
阡陌陸沉桑田污萊洪波曼衍殄絕魚蒲且淮南數百
萬軍儲煮海轉輸場竈實爲根本若之何因循怠忽而
不爲之補救乎昔文正公以一代傑出之才初監西溪
鹽倉卽建議築隄捍三州之狂瀾興萬世之樂利若余
承乏茲土才具何敢望公生平景仰先憂後樂竊有志
焉寧備官而忘之耶適臺司有委勘之役州牧武君國
柱亦用藩憲飭議查例修築訂期偕往勾稽審度計土
方籌民食核估工料銀六千三百餘兩而通屬之豐利

實需其半較原估減三之二請令商捐料費民輸力役
鰾使延尉李公煦轉運秀水李公陳常可其議余乃親
履隄下度地賦工獎勤懲惰事不旁委物無冒破經始
于甲午四月三旬而竣事潰者堵之卑者培之高厚完
固如舊制枘茶計增土一萬七千餘方角斜計增土五
千七百餘方共費白金三千一百八十餘兩而豐利增
土獨多凡二萬二千六百餘方計費工料三千一百六
十餘金適符核估之數其剩存節省銀兩彙繳給商此
一役也因文正公之遺緒而綿其惠澤一日之勞百年
之逸故余不憚况瘁而悉心經理庶幾無負嚮往之素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七

志云爾至堵築之歲月捐修之銀數不可以莫之紀也
於是乎書而勒諸石

修楊公堰碑記

陳宏謀

宋范文正公監泰州西溪鹽倉築捍海堰延袤六百餘
里外禦海潮內護民居至今人食其德名曰范公隄隄
之東臺場舊亦有隄西抵州城廣一百二十里明成化
時御史楊君澄會爲重修亦名曰楊公堰垂二百餘年
殘缺斷續不能挽緯此一百二十里中湖蕩相屬鹽艘
自海下達泰壩厯淤溪秦潼諸湖汎濫淫溢渺無涯際
舟行阻風經旬不達往來行人水陸皆阻數百年來不

復作築隄之議乾隆癸酉兩淮漕政普公採原署運丞王君又樸之議不惑浮言入

告請築並留王丞來揚經紀其事不數月而告竣適是年秋淮黃異漲水高於隄者數寸以新築之土當異常之水隄復殘缺普公又以遷調去自此人人盡以此隄必不能成動色相戒矣厥後普公復至正圖修舉復調權淮關未竟厥功丁丑高公任漕使公爲相國文定公賢嗣久官淮上於淮揚水利河防洞悉利病得其領要泰州長隄之宜復早在念慮中於是力排衆說引爲己任與運使盧君見會籌其費之所需慎選勤幹實心者任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六

之扁舟往還周諮計畫務爲久遠不拔之基不肯稍從忽略以伏後來之患隄自趙公橋至東臺海道口一百有二十里又自青蒲角由大尖河至安豐場六十里旣堅且厚又建磚石橋梁多開涵洞以廣宣洩蒔葦植柳以禦風浪設堡夫建堡房專司巡守更於對岸增築南隄六十餘里高厚如之以利南北緯挽復籌歲修經費蓋公早夜勤求爲之必要於成成之必要於久且恢前規而益大之經營善後亦已備費心力矣是役也鹽舟利涉

謀商情均稱利便自州城以達東臺又循范隄而抵諸

場竈行來者絡繹不絕沮洳病涉之區今皆履道坦坦矣且不獨此也淮揚爲海濱澤國全賴圈築圩圍多通溝洫足備旱潦不至成爲廢壤乾隆十九年制府尹公奏准於淮揚廣築圩圍農田利賴而接壤之下河興泰諸邑窪下難築田多瘠薄伏惟我

皇上軫念江南水災動帑數百萬興修水利廣濬溝河實爲千載一時余欽奉

恩命隨同

欽差督河諸公逐處相度惟此汪洋浩瀚一綫土圩旋築旋潰圩圍之利似難望之下河諸邑者今有此夾隄三百餘里屹立水中作爲外圩附近縱橫築爲小圩若構大厦垣墉旣築房舍乃有附麗從此次第興築圩圍漸多溝日深通蓄洩兼資耕植漸廣長隄之利豈止鹽艘利便水陸通行已哉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十九

育嬰堂碑記

褚世暄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嬰兒甫脫於胞胎如百果草木之勾萌而甲拆也生理渾涵元氣充溢尤足以見天地大德之盎然流布而鬯發其機爲父母者因天地之生而生之乳育顧復保抱攜持生機日舒發榮滋長以至於成人生者人也而生之者天地也天地生之而全其生

者則在於人然則以人而全嬰兒之生豈非所以體天地之心而成其生物之德乎哉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能體是心以成其德是乃所謂仁也體仁足以長人亦一天地矣我

聖天子仁育萬物有生之德肖翹蠢類跂行喙息各遂其生而猶恐海宇之廣億人兆人之衆有不能體天地之心以全嬰兒之生者是以既有拋棄赤子之禁而又設立育嬰堂徧行直省府州縣擇空閒祠宇爲育嬰之處其日給之費則寺牧酌捐紳衿協助務須實心奉行載在現行則例所以爲天下嬰兒計者至爲愷惻至爲諄嚴此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元化之所以周流至和之所以翔洽而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極千古治平之盛無一物失所之傷也書云如保赤子言保民也而於保民之中行保赤之事不又駕周天子之誥而尙之乎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少幼存諸孤蓋亦體天地生物之心而布行春令育之於孩穉之時以暢其生機於此見王者之仁焉然未嘗著爲令甲謂所以安之養之存之者何如則仁心立而仁術疎矣我

朝育嬰堂之設仁術周備而仁心益得以推暨於無窮屬在臣民敢不奉行之惟謹瞻膺

特簡來牧泰州問所謂育嬰堂者則虛有其地而費用不充乳
嫗莫給此州拋棄之赤子將何恃以爲生深爲憫傷特
爲之設簿勸捐相與議置田畝以給乳嫗之口糧以備
嬰兒之襁褓庖湍有地灑掃有土簿籍有稽領養有據
必使羣嬰得所如其父母之自爲乳育顧復而保抱攜
持也庶有以全嬰兒之生成天地之德以廣我

聖天子代天育物之仁乎暄居京師日久見

崇文門外育嬰堂之盛全活嬰兒動以千計而京西之普
濟堂又有育嬰之所蓋

皇恩浩蕩方且視萬國之億人兆人皆如初生之赤子而盡所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以保之之道必不忍於赤子之初生者轉或見遺於仁
覆之外也故保之之術又如其周備使直省府州縣
之廣奉此仁術而皆實心以行之則天地之大德不益
以舒鬯而海宇同春乎哉

義冢碑記

王大經

古聖王之治天下鰥寡孤獨廢疾者生有養死有藏生
其時者無一夫不獲其所後世養濟院之設蓋猶倣前
聖之意而爲之可謂生有養矣然朝廷雖費金錢而有
司奉行不力或有徒視爲具文者至於死者之藏則概
乎未之及也仁人君子見之而惻焉愴懷故義冢之地

仁在有之其名之爲漏澤園者言獨漏於王者之澤也歟商方君子雲業嵯於南梁生平嗜善慕義於凡事之有濟於人者無不竭蹶以趨之如賑饑救荒修橋梁平道塗新祠宇種種諸善一切行之弗怠至是又捐貲費買地一區爲義冢吾每怪世人不乏富厚多藏視其所爲乃日夕醉醇醪酣歌恒舞溢分踰量極其暴殄不惜至一言及於利濟一絲半粟率握固不忍舍以較方君其念慮相懸奚可以同日語也方君之所爲如此死者之弗忍其於生者可知疏者之弗忍其於戚者可知不謂之仁人君子不可也宋王祐山行過古冢棺見其前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和命從者撮土掩之而後去其夜夢一丈夫偉衣冠揖謝曰感君見葬當報公子孫其後祐子且果於真宗景德祥符間爲相夫葬一人猶爾况多人乎吾於此卜于雲之後必昌矣又其事可以與人爲善且於以上補

朝廷德澤之所不及其功不特在一人一時已也是皆不可以不書地在場之某所東西如干步南北如干步計地如干畝表以坊而豎之碑某年月日記

東臺三竈新建甄橋碑記

王大經

東臺場者中十場之一而嵯運公署駐劄之地也嵯運統轄十場其南五場之趨事行過是者必由於三竈故

往來之會歸者較多也隄之西爲運河其東爲竈河兩水互滌南北中斷故行者至是必褰衣而後渡也有明崇禎分運顧公始設徒杠以渡衆歲久傾頽於是復病涉也路雖通達而地實曠野故見者率相視而莫問也世非無有力者而曾未一動其心遇有心者而又或阻於無力是以終成道旁之舍也廢者舉之墜者修之仁者之事也仁者之視饑者由己饑溺者由己溺而忍視此紘紘者之載胥游泳也况乎隆冬沍寒之時陰霾風雨之際昏鴉噪樹山鬼吹燐急欲長驅而忽逢流水幾何其不魂斷神飛也若夫兒童懼溺躑躅而不前婦媼

羞褻躊躇而不進是尤情事之難堪者也爰有觸目而愴懷者念謀衆之難齊不若獨捐之易集乃慨任之而弗辭也思木易朽而蠹因更新而斃之以甌甌冀可以歷久遠也從此擔荷者負戴者徒行者老而憊者幼而稚者相與于于焉由由焉掉臂揚趾遊行於康莊而無復向時之趨趨促縮也鳩工於季春竣事於仲夏共計時日若干費金若干乃告成功也任事習勞捐費者爲誰歟商方君鴻逵于雲業齧於南梁者也南梁與東臺爲隔壤而顧不憚爲此者知方君非以博聲稱要譽開而嗜義由中也方君爲義雖不欲人知而必勒諸石以

昭示來茲者勸善也叙其事而記之者南康王大經也
戊午仲夏之晦日記之年月日也

文

請建西溪忠孝祠申文

明 黃猷吉

申爲崇德報功以勵風化事本道承委勘海見泰州沿海地方有土隄綿亘百餘里查自宋天聖二年范文正公爲鹽官時所築以捍海潮者功利甚溥其詳在泰州志中泰人德而祀之建祠於西溪市橋東蓋自宋歷元入我明數百年於茲矣乃整冠往謁則見祠徒四壁立而范文正公像委棄牆隅與瓦礫等亦可慨已夫文正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十四

相業姑不具論卽捍海一節可以言功而使故祠荒落至此甚非所以報有功而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忠也又詢得前漢有董永者楚人也以家貧奉父依曹長者家旣而父没乃自鬻於曹得錢葬父而所負固莫償矣迺遇仙女一月織縑三百疋盡償所負卽今西溪有縑絲井實爲仙女縑絲處云事在泰州志中鎮人立祠祀之而今亦廢矣夫董永素行不可見卽鬻身一節可以言德而使故祠荒落至此甚非所以崇有德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孝也范祠傍有隙地七十畝元泰定四年爲興民何道所占守祠朱光國訟而還之至今故牘猶存

可詎夫元勝國也尙知有范公之功而報焉而况盛世也乎纜絲井久廢於荒烟草莽中泉寒而莫之食也我明天順閒西溪巡檢李誠者浚而甃之覆以瓦亭至今碑石猶存夫巡檢小吏也尙知有董子之孝而崇焉而况尊顯者乎伏惟水部開府於范公宦遊之地駐節於董子桑梓之鄉昔范文正公以捍海著勲而水部今以通顯奏績後先媿美忠孝同心而可使曠矣前朝擅報功之芳譽渺焉下吏居崇德之美名本道查得鹽城縣有沒官房屋十六間前蒙取爲淮上營房伏乞改批移爲西溪鎮祠照數查給泰州守使委官專司修范董祠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十五

役祠成仍付朱光國之子孫朱堅看守如此則二公之廟貌一新如復見二公焉而士民之望慰矣忠孝之心興矣報功以勸忠崇德以勸孝誠勵風化之大端而王政之所先也本道未敢擅便爲此將前項緣由理合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泰州散里碑文

國朝

朱華

古今來鉅公偉人厥厯中外承流宣化不獨一邑受其賜而一邑之父老子弟獨有所感激於心者惟其有剝膚之災不與他邑同而賴此鉅公偉人爲此明彰德威爰薙平治是以稱舉姓氏傳說事蹟則拱手加額

起行者正歌思感泣非他郡邑比也如我秦州里遞之
害所謂剝膚之災也里遞者前代之敝政損下以益上
而不恤者也秋米三十三石爲一甲十甲爲一畝歲輸
一甲爲里長銀米輸納惟里長是問有不足則鞭笞又
不足則賠補富厚有力者傾橐以畢事貧且懦者最上
鬻田產其次鬻兒女其次鬻妻孥最下則逃死於四方
而累及於同差之人故凡輸差者殼觶如就湯火而因
以爲利者則吏胥也有管年有小總有櫃書有比費有
票禮應比之日縲緲林立酒食淋漓風雪滿空吏胥重
裘呼叱其閒里長長衣懸鶉受杖溘淖仰視吏胥若鬼神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然往往叩頭乞哀以邀一言之採然吏胥之害視年月
爲更換無定甲無定人而長子孫於其中爲十甲之司
命者則書手也書手有缺價其多者至數百金十甲之
中無歲不供奉無事不周旋田糧之隱現准命則例之
多寡惟命輸納之後先惟命銀米之入與不入歸農票
之給與不給亦惟命又有所謂里催單差者狼狽爲奸
鄉民輸值大差書催工食每畝以百金計較正供爲倍
重小民逡巡畏慙自知綿力不足以支持萬一也則皆
乞靈於書手而奉之以重金日包差銀父母凍餓妻子
啼號不暇顧卽正供亦不暇顧惟包差銀之是亟小不

如意則書手委而去之吏胥受其指麾駢集而咆哮於鄉民之家家且立破書手乃復出僞爲排解糜費必十倍於前支分而節解之以饜其貪饕蓋書手之威尊而小民之命賤如此數百年來雖各郡邑之受害或不盡如泰州而泰州之害則膚親受之談虎而色變者也我聖祖仁皇帝知臨萬方洞察前弊

特命天下直省百姓田糧自行輸納或不以時至則罪坐本人與他人無與舉所謂里長書手者一切革除深仁厚澤跨越前代新制既定天下久奉行矣而泰州獨寢不行蓋前之因以爲利與長子孫於其中者造言搖惑多方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聳怵謂行之且不便於官而泰州剝膚之災於是乎獨不可解康熙六十一年大司馬查公總制兩江開誠布公吏畏民懷泰州之民以不散里之故相率赴訴於轅門而公聞之愕然曰革除里役乃

聖主特恩天下誰敢有不行者泰州獨寢不行謂

國法何則檄藩司又檄臬司及維揚郡守取供狀來而吏胥陰相比周仍遷延不行雍正元年藩伯鄂公晉陟旬宣蒞任方新一意爲民除弊泰州之民復以爲里役不散沮格

恩綸弊無大於此者據實以告公則歷稽案牘檄下府州趣令

旨散里正謂制府前檄兼及臬司原以寢

命不行律應重比明罰飭法刑章具存散里之行不可須臾緩而窟宅者仍復左右支吾企幸於歲月之展轉公知其不可以德化也因震明雷電迅厲以奮擊之咨符簡靈飛執三尺以隨其後維時窟宅之輩乃始震恐喪魄駢首服臯於桁棘之下而泰州數百年來剝膚之災於是乎頓解既解而泰民之輸賦於官者踴躍歡欣前歌後舞不待督責期約而自然厲至蓋省私費卽以裕公儲而姓名各達於官則無所推諉惟恐已賦之或逋而譴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呵及之也多寡重輕各如其分之所應辦者爭先輸納以免於罪戾而專力於耕耘且小民非甚無良也仰見我

聖朝禁革苛政以安民生而賢公卿大人又爲之除去梗頑勤施惠澤所以爲民計者至深且厚我小民食德服疇涓埃莫報維茲租庸幾何顧猶或緩於輓輸致煩執事之憂勞其何以自立於高厚之內是以發徵期會有所不事而納賦以時小民於此有天性焉而前者乃必欲責成於里長之一身而蕩覆之不恤亦見其誤也是舉也非查鄂兩公德刑兼用則亦無以解一邑之災而俾

得與天下之民並受生成於大造也夫兩公之勲業爲
傳霖爲郇雨潤澤遐邇受其恩者不獨一州而一州之
父老子弟獨感激於不忘者散里一事解其膚受之痛
楚而與他邑不同也昔者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爲宋賢
相功在天下矣而秦州至今獨父母思之神明祀之者
與教勸學自韓公始而築隄捍海皆范公經畫之所貽
也魯叔孫穆子之言曰最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是之謂不朽如查鄂兩公功德之及於秦州者
可與韓范二公並垂不朽是以秦州之民旣勒諸珉碣
又詳書其事於志乘昭示永久矣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傳

王心齋先生傳

明 耿定向

先生姓王氏名良字汝止秦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
先生生有異質隆顙修矐少食貧父曰紀芳服戶役於
公一日天甚寒方急驚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覩之痛哭
曰爲人子令親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是
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同里人商販
東魯閒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
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誦習至
極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子曰此孔

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昕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思以易之令隳佛像崇儒教武廟南巡一日中貴矯上旨索鷹犬於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謁中貴中貴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嚴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於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於章句思國學爲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學諭司成司成使學徒問所治經先生答曰治總經也司成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也須遇越王先生始能成之一夕夢天

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居仁正德六年閏三月望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文成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十四年文成鎮撫虔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虔中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

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卽日之虔至則以詩爲贄倨然由中甬據上坐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於心始師事焉久之歎曰風之未遠道何由明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先是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化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應之著書千餘言諄諄申孝弟擬伏闕上然先生風格旣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是朝士多相顧愕眙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悔久之乃見嘉靖初文成復起制兩廣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越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戊子文成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欬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呂仲本發大學止至善旨於鄒謙之晚作大成學歌進羅達夫又作勉仁方以勵同志深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少不事文義鮮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腳矣徐方伯子直承其學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其學傳宮洗楊貞復它如敖司成張中丞尊信其學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

事舉子業仲子孳猶能述其學余徒白下李士龍楊道南吳伯恒焦弱侯俱與莫逆余因得私淑云總漕劉公節鹽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侍御洪公垣構舍居其徒趙文肅疏用真儒意在先生也卒格不報嗚呼天篤生先生儻亦第使爲木鐸邪先生誘進後學非獨纓綬詩書士炙而速肖欽風興起下逮蕘豎陶工一聞警欬若灑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於時里有樵者朱姓名恕口樵采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糲爲糲以樵一日過先生門負墻竊聽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則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所裹糲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初疲則弛所負擔跌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金石適然自得也先生門徒或覲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稔子雅志顧若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朱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日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後學使胡植氏數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樂吾氏名貞居蓬屋三間陶甃爲生常假

貸於人爲甃甃坯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居
破窳中閩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歿卒業於先生仲子
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
烟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年逾三紀尙
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筭餘一二
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
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令織鹽囊
易糶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饋已肅共之如賓焉後聆先
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
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畢羣弟子班荆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偕之賡歌
上咏如別村聚所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
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
洋洋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觀聞者欣賞若羣仙嬉游於
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鍔
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榮拜
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饗殮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
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
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
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

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獎以廣屬士風予因致禮加幣且執禮喻之令其必受渠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於其同門後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狂發拊膺歎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予莞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卽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閒有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譚及別務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或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

東崖先生傳

王元鼎

先生諱襍字宗順號東崖泰州安豐場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國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紀芳紀芳生良卽先公心齋也先公生五子仲卽先生也先生身長七尺九寸貌骨奇古初生尤異首伏左腋下肋骨獨整別於右肋左耳旁有肉珠俗稱

心齋掌上珍也

心齋有肉珠在掌上左一右二

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

半先公悟入之始先生生方九齡從先公游學江浙侍陽明夫子側一日大會不下數百人公命童子歌衆囁嚅先生高歌自如陽明呼視之訝曰吾說吾浙無此子也奇之又一日入公府數十犬叢吠之先生神色不動衆犬委委而退陽明益奇之謂大衆曰此子器宇不凡吾道當有寄矣居十年方歸娶不半載又過陽明夫子宅八年獨得先公之傳師事緒山錢公龍谿王公迨先公歿開門授徒倡大家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先公當道屢聘主教海陵凌都憲昭陽李太師交薦於朝暮年別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號天南逸叟壽七十七歲著語略詩歌等作疾將終三日前卽不令兒女子入臥房危坐定氣養神時命門人梅聖輩雅歌取樂顧門人曰爾等惟有講學一事付托之復顧諸嗣曰汝曹只親君子遠小人一生受用不盡無一言及家事傍有見氣定令扶起著衣先生曰是速之也遂令其從容俟氣盡行之少頃瞑目歛容以逝配享先公東淘精舍祠後議入鄉賢咸稱東崖先生云

李將軍傳

國朝 方一煌

李將軍謙者淮陰人也其先以軍功世受昌平千戶父威龍登萬曆丁未武榜進士以都督府參戎守牂牁有

威望謙初號青城遇異人語契因改號中房中房性恬澹好道雖以孫吳之學世其家然視萬戶侯泊如也少習制科業以攻苦成瘵疾知不起矣遇方士教以養氣一夕而疾已年二十餘乃棄儒試武科崇禎丁丑成進士選授泰州丁美營守將營在東亭地逼海多盜無城郭彌望蒼茫如塞外民輕死喜鬪往往睚眦殺人中房蒞治一以清淨處之鈴閣之下清風穆如有古儒將風居恒冠方山冠服儒服彈琴咏歌恂恂如諸生軍海上三載居民如不知有兵其清淨不擾如此旣解組士民愛而留之遂家於是中房貧甚甚於未第時居東亭廿

載以浴室鬻溫泉自活不聞戶以外事嘗御布袍箬笠與漁樵雜處一室之內布衾竹榻素磁瓦鐺而已時時過老衲談道蕭然一筇人莫有知其故李將軍者性尤好道嘗於淮陰郡中遇道人飄飄然仙也中房覘其神氣有異揖之道人日子可與語者乃偕至玉皇閣上中房再拜請教道人爲一語三日夕中房於是聞平生未聞豁然有悟中房幼時嘗有異夢夢之帝所帝令殿右二僧口授以密訣中房謹識而秘之道人日子頗憶昔夢乎乃悉舉夢中語中房竦然驚異益信其爲仙也請棄家從之游道人日時未至爾教中房歸讀儒釋老

三氏書中房貧不可得乃假書以讀中房嘗爲余述道人語蓋直抉三氏之髓不獨如世所謂神仙者流也中房自是益無意封侯事矣中房於三氏之書無所不覽尤精於楞嚴金剛及老氏平生淡然無所好讀書講道之餘惟時時焚香撫琴而已中房旣忘乎其爲將軍而余傳中房猶冠以李將軍者以中房所部東亭之人之不忘乎李將軍也而稱焉

安豐袁右川傳

張芳

右川君姓袁名沔字守方號右川秦州安豐場人先世具家狀中君爲人孝友遇事忼慨慕古忠節修長者之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行勇於必爲雖膺患難弗恤君伯兄有子楠業酤酒場民丁鎮夙酗營日暮飲舍內號呼亂什器隣少年韋大漢引之出不聽相格鬪毆丁死逃去丁之族乃執君及兄子殺人君毅然曰罪宜在我吾兄老矣子未有知吾豈可使伯無後哉奮身引罪卒罪坐楠君拂其志頭觸牆隕絕一晝夜始蘇自是念伯兄愛子陷犴狴臥蓐恒濕人皆謂有君在事必伸然遲之又久會恤刑使者至一訊而釋兄子在獄凡十六年卒慶更生者君友愛所感也君好行其德閭里窮阨待以舉火雖自遠來者無所靳有盛名於鄉然不求人知故當路莫能識天啓初

奄人枋政海濱賊蠡起大盜王虎子自稱南梁王招納
亡賴睚眦殺人莫敢圍視然猶畏君不敢近已而縛數
人摔投於安豐周家巷高橋下名曰摸蝦兒以爲戲笑
君憤甚密語場司報州府部勒里中少年習技擊爲保
甲自領數十人潛覘賊形勢猝與賊遇君攘臂大呼曰
來我安豐袁某也賊皆辟易會諸少年俱集麾衆爲兩
翼掩擊之賊失勢遂燎其巢乘勝追至楊家苑斬驍賊
湯成兒王闖關餘覓以次縛解論棄市當路賞君功爲
最君謝曰是役也不煩官軍費公帑俾境內安堵皆民
力余何有焉其韜晦善下如此盜事之發也有莊民陳

麒見誣爲盜不能自明江都捕卒逮繫之麒曰安豐袁
某長者夙知我我不死矣遂造右川君君他出卒毆令
去麒仰天長嘆君室丁氏察其有異趣告君君亟歸止
之解室人簪珥往白其冤縱之去未幾君挾重貲赴維
揚鼓鑄盜知之先待於三塘閘口夜半羣盜掠舟將犯
君突有隣舟一男子持挺格鬪聲震水上土人皆併力
盜遂去君問壯士爲誰引火迫視則向者揮金解縱之
陳麒也君先娶唐生一子卒再娶於丁恭慎有婦道養
老育穉佐君閩內具丈夫識由是人咸稱丁母賢母生
四十教之有方子七八歲時同比舍兒散書塾比舍早

戲運竿中其目目睛出數寸許家人惶急欲縛送之母曰無益也令兒無恐亟以油塗掌心揉目睛入目亦漸平場有孀婦與隣家勃谿隣婦內屈自縊官責孀收殮家貧無子撫甥承祧行授室矣將嚮以應官母惻然爲出金得免嚮完其室姨之孤曰魯守鵬三歲喪親伯父不之卹母及君忽心動乞歸畜養是夜伯舍火男婦八口俱盡孤得依袁成立爲娶妻生子延魯氏後凡君之好行其德亦賴有母爲內助也母天性慈和茹蔬衣褐賓禮善友數十年如一日崇禎初君年七十三頽浴告靈訖謂諸子曰夜來殷殷田田氤氳香氣若有手執金臺迎我者越三日晨興正衣冠逝母距君沒二十餘年無疾端坐而終子若孫四十餘人少子仲璋行義長者有父風年將七十扶杖而請曰願有述也遂爲之傳

吳陋軒小傳

鄭方坤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淘爲濱海斥鹵之區鄉人以魚鹽爲業駟僮雜居習尙凌競野人一鶴孤騫翛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華門圭竇草萊不剪旁有野水虛明鳧鷗出沒口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卽餅無儲粟弗恤也最工爲危苦嚴冷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淒急陸奧皆變通陳迹自立一宗近代巖棲之作罕有過

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農大嘆賞亟招之至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爲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日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其爲魏野楊樸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負獨絕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聞於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前說云云先生蓋別有爲言之也

練忠貞公傳

張符驥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三洲人也父伯尚洪武初辟起居注以直言謫廣德州同知稍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時子寧年十二嫡母郭鞠之稍長遊於庠與金幼孜友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吾當爲忠臣太祖十八年對策極言近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登進士及第授修撰以母喪去服除復

爲翰林建文帝立拜吏部左侍郎

改御史大夫燕王棣反李景隆兵敗走還子寧執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大呼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燕師渡淮長史蕭用道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用事者皆詬兩人子寧止之曰國事至此尙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沮燕王旣篡位指揮劉傑縛子寧至語不遜則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遂磔於市宗族論死者百五十一人姻黨戍邊徼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幸免後習禮得官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聖

恒爲鄉人所持楊榮以聞燕王欣然曰使練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三洲故隸新淦又隸峽江子寧之死也祖父墳墓皆被掘有二子任忠去爲泰州梁梁場人仁善變姓名亡命德輿四傳如燁中正德五年鄉試時值禁解始復姓築宮以祀子寧又三傳學穎學碩先後反於淦而先是子寧未有子以弟德輿之子濟廉爲己子濟廉逃之長樂改姓東氏八傳綺歸峽峽亦有祠淦之人士譁曰公吾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詬之峽不爲變子寧有女瓊瓊没入時甚少竟死北流洪熙元年放還贅陳用昌淦令爲立練少女

戶瓊海王佐編其遺文爲金川玉屑集鄉人私諡之曰忠貞公

蔡孝女傳

張符曠

蔡氏女蕙泰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爲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比女誠女孝經等書自其少時已講習能見大意旣長許字監生繆澣未嫁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卽絕嗜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鳴鳴蕙不設爐火寢苦枕塊自如婢猶以爲喜涼也悲夫澣度孕琦不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寃

下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命嗟嘆久之有司希

下意以爲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蕙歸澣未一年病卒

沈亦季小傳

王大經

沈亦季諱聃開吳陵之東淘人爲人豐儀容偉軀幹於書無所不讀獨不屑富貴故不事舉子業生一歲而孤年稍長家盡落雖有兩兄皆不能養母養母者惟亦季一人又不善治生但說經授徒以供饋粥故久之不婚

及母氏時時以子嗣爲慮則亦勉爲婚然婚時年已四十一矣生平以不逮事父爲恨與人言輒流涕傷母氏勤劬未有以報朝夕寒暑事之務盡其歡性孤介不妄交游一時落落寡合所與善者屈指數人而已嗜歡茶茗椀爐烟未嘗去側飲酒不多然知己聚談亦時嘯歌觴詠但不能引滿浮白耳善畫片楮尺幅中遠近明滅往往具千巖萬壑之勢人多求之然不當其意者未始一輕搦筆以此益不合於俗工楷書書法遒勁秀逸不事摹倣自成一家而絕無蹊徑亦季旣絕意功名不留心帖括其一生誦讀所得懷抱所抒性情所寄託一寓之於詩故爲詩獨多五言古高渾沉鬱直逼漢魏近體歌行亦力追三唐每一歲除則檢一年所爲詩畢陳於前酌酒祭之仍贈之以詩其結句有云坐待知己來奉汝出邱壑蓋深憤當世之無知己也夫亦季念母老不忍一日離故未暇遠游四方結納天下知名士海濱一隅其誰有知亦季者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張氏女莫可考其名因其後爲比邱尼也而號曰明貞羣稱之明貞父曰梓業力田世居吳陵之秦潼明貞年七歲許字周文達之子士英士英顛蒙而孱懦饒於貲

方議婚而文達夫妻相繼死於是士英子而孤文望者
文達之弟也利其有謂孺子可圖也謀斃之一日作食
召士英士英駭弗悟且謂叔真憐已也呼輒往往則闔
雙扉而擲以絙椎擊之摺脅折肱碎頭顱裂肌膚極箠
毒之慘而命以殞殞乃瘞其屍東園頽垣下外封以瓦
礫鄉人盡寃之然皆忌其獍又以其殘在骨肉也置不
問明貞時年十九矣聞其事哭極哀絕而復甦者數四
旣積日勸之食弗應問之默不語蓋志在身殉也久之
自思曰吾卽死仇弗復忍令死者含寃九泉乎爰自禿
其髮爲尼毀容飾垢衣履日持牘控臬司僉憲藩伯巡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四

方諸當事而與母弟黃氏太和偕出入同謀議事得達
當事咸感其節烈爲疏請於

朝文望遂擬罪如律是時順治九年也當是時明貞以一
女子跋涉走當道稱寃經歷五載艱瘁備嘗而志不少
挫卒質罪人置之法遠邇傳播贊歎稱說有言之而位
下者用是可以知天理在人未嘗至於侵蝕漸滅而無
餘特未有毅然直任肫篤愷摯如明貞者爾而士英一
編氓枉死至微也其究至於上徹

宸聽而卒有以答其呼籲之至情於此又可以知天下事之無
不可爲况於忠孝大節事關民社衆正羣協宜無有弗

濟者而顧有無可如何交推互諉卒相率而坐視其決
裂隳敗而莫之救亦可慨已事既直人曰明貞其可以
謝周氏矣則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骸暴乎其先
人之在殯者繫我乎葬於是若祖舅若祖姑若舅若姑
與士英之柩而五悉祭以禮而窆之加封植焉當士英
之斃也其積之耗於吞者已十之三及仇之復也其積
之耗於訟者已十之五迨乎葬既襄而積之耗者已十
之九矣其尚存者僅傾圮之數椽及瘠薄之數畝耳人
曰蓋至是而明貞真可以謝周氏矣又曰否吾職未盡
也忍周氏之鬼餒乎爰葺治其廬爲給孤園中奉佛左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五

祀周氏之木主右設几案以誦西方氏之言而資其瘠
薄之數畝以給晨昏蓋僅足以免凍餒而已今厯十餘
年觀其志益堅操愈固殆鐵石其心而冰玉其身者可
傳也

序

淮南中十場總志序

明 徐光國

古邦國典故小史載之則郡邑之志所繇昉也嵯場肇
創雖古而統轄之任則司府兼之諸凡故實載之郡乘
紀之鹽政亦班班可考矣第紀載弗專綜覈易漏以故
故事殘闕近蹟莫傳俯仰古今殊爲闕典天啓癸亥不

佞光國待罪茲土往往憲臺按部索所爲志竟弗可得
參稽往蹟不無面墻究厥所繇得毋謂鹽海僻在一隅
或有無藉於志者殊不知我國家經用籌邊鹽課爲最
而鹽課所產兩淮爲最統計幅幘則北距長淮東際巨
海七兩枕大江西聯郡邑而中十之財貨形勢較之上下
則又有加且其閒人傑地靈比比有可紀者以理學則
安豐之王心齋以科名則有丁溪之高文毅其諸忠
烈代不乏人又安得以海濱而易視之也奈何不
以爲志以舉一代之曠典乎及查案檄侍御馮公
會一以爲議質之輿論僉謂宜然於是蒐集故牒採訪口

碑聘雋求賢分曹授簡十場各爲一牒列卷有四爲志
則十是蓋十場之實錄也總志一編則爲分司之專志
概紀十場之事實統論文獻之提綱一披覽閒俾古今
之文獻燦若列眉地方之淳漓昭於指掌至於按籍而
役任土以貢上自憲史之芳模以及分司之宦蹟亦莫
不周且悉焉斯亦撫世者所樂聞而快觀也蓋嘗論之
鹽筴之利肇於管晏成於漢盛於唐密於宋一時財貨
多辦矣我祖宗以九邊儲需賴於中商而斥鹵之區實
爲財賦從出之地相沿迄今有難言者兩暘愆期天靳
其澤田畝磽瘠地屯其膏埤蕪鹽鹺晉產濱海之

民殆有朝夕不謀者苟徒核故實未悉民艱是亦循其跡而未究其實也不佞光國自知無益於變通宜民之略然又不能無說焉大要保邦之道在於裕邊而足課之方在於養竈利用厚生洵有兼舉而不可偏廢者矣蓋起弊維風長民者之責第成憲具在或可資有志修明之一助也則茲志之輯豈徒然哉豈徒然哉謹叙

重修中十場志序

國朝 汪兆璋

寓內產鹽之省會凡八而兩淮爲最兩淮產鹽之區凡三十而中十場爲最是中十場者東南之泉府而

朝廷委輸積貯之藪也其職鹽之官最上有御史其次有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七

運道運道之屬有同有副有判皆主於綜理鹽政而城守民社封疆之責不及焉城守民社封疆之責不及於鹽官此場之前所以無志也無志則無徵無徵則無信無徵無信則無以法今而垂後上不知所以施治而下不知所以更化其爲闕略非止於典籍淪亡故事湮滅而已蓋顯之有關於世道而微之有繫於人心甚不可不亟亟也聞之故老其官此者有明蜀中徐子九霄初議修於宏治時浙中周子繼元再議修於萬曆時皆以事會不逢行之未果至天啓甲子常山徐子瑞徵毅然行之曠古大典始克有成距今五十年所計此五十年

中時勢之變遷人事之更易以及禮樂政治之推移升
降不知凡幾况值我

國家受天景命其創造區畫有不沿襲於往代之陳迹者
而皆未登諸簡策恐自今以往此中父老有言之而弗
詳或詳之而又非其實者矣將使後之君子無所考鏡
以圖利茲土予竊懼之承乏以來恒欲有所纂述而未
暇也會

朝廷修明一代之典遐邇內外車書玉帛無不備載以示
王者無外一視同仁之至意夫既已括其大凡上之史館而
茲復別其義例縷析條分付諸劄劂雖不敢遠擬古人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序

之信史亦庶幾自信一時之直筆居恒誦習子輿氏知
人論世之說每思網羅柱下之藏書馳騁於上下古今
之際芟繁舉要勒成一編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俾與七
十二代之金函二十一家之紀載並垂天壤然後出而
遍遊天下各山川細審其五方土風民物之各殊以周
知其故豈非人生極快意事而終不能孔子曰託諸空
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以海內輿圖之廣視茲
十場不啻一毛之附馬體然而洪纖雖異其裨補於政
教則靡或不同是故驗分星辨封井斯山川之流峙可
知均道里表田廬斯創制之廢興可見鍾英毓秀斯勲

於固陋因循愈獲舉凡獻章文物悉視爲不急之務生
聽其沉淪湮滅而莫之省自非學古多獲以綱常名教
爲負荷者固不望其留心於斯事也錢塘汪芾斯先生
清才俊望筮仕得泰州嵯運蒞任以來七載於茲仁風
善政覃敷四訖其所以嘉惠斯人者筆不勝載士民愛
而戴之如赤子之依依慈母公餘揖師儒耆宿而進之
相與商酌古今揚扞風雅慨然興思於章往述來以爲
前事之轍跡乃後者之炯鑒也爰取舊志而訂正之踵
故增新弗徇弗執不以余爲闇昧無文猥命以筆石之
役叙次紀錄率本前人而規模梗概則稍爲變易要令

不悖於史氏之法程而止蓋我於此滋懼矣夫人之情
莫不以習見者爲常創見者爲怪習安而創駭也况加
之以要求請訕媚忌猜嫌章甲則晦乙遂此或拂彼一
不愜而無端之訾議隨之矣此從來作史者之所以召
讒貽謗叢怨基禍而逡巡畏避莫之敢任也然而千載
之下公論不磨直道難泯是是非非卒之昭天地而揭
日月當時之橫議適足以資後世之口實而已今茲論
述大都皆出於憂患戰慄之餘嗟乎自古作者固未有
不成於憂患戰慄者也所恃芾斯先生操黜陟於上而
下走執簡編以從其後進退予奪了不與聞或可幸無

罪於斯世焉耳若乃使五十年來之風會運氣天道人事犁然該括備著於篇章之內生斯宦斯者遇機祥而識感召之由撫輿圖而別疆理之異觀習尚而思化導之方審丁徭而興休養之念覩秩官題名而動懷於奉法循理慶譽髦登進而勤心於造就裁成固吾圉而綢繆於未雨恤民力而軫念其將疲則據事直書之中有可以因文見義者世之君子於此亦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而識其指歸之所在也己是役也梨棗鋟之費修脯聘幣之需與夫郵傳驛遞諮諏訪問之糗糒舉出自汪公之俸薪而一絲一粟曾不以累其民是尤非常之異數不可以不書者也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五

重修小海場志序

林正青

志者記也記其事使可信今傳後也在國爲史在家爲譜在州縣爲志有地方而無志是人無頭面而無耳目卽心思之靈何所用也有志而令地方以外之人成之如已有痛癢而令人摩搔徒勞而無當於肯綮也甲寅臘予奉憲檄承乏小海風土人情因草損益百事茫然考求成憲吏胥不知而場中遺老不知掌故爲何事欲訪一二散帙舊聞杳不可得文獻無徵未有甚於此地也於是興作文移揆情度理折求其中而事倍功半每

聾耳目不留聞見無寄幾爲前人所聾聵又恐及今不備其耳目則身聾聵者轉以聾聵後人也隨事劄記積有時日頗成卷帙未敢以爲是也乃得舊場志一本爲明季魏公輔王元鼎奉泰州分司徐公光國聘而纂輯者手足臂指略備而精神氣血不能榮衛徒有其形質而已立偶木偶未敢以爲真也蓋秉筆之難也久矣夫古今不能無是非沿革損益之迹則一方不能無是非損益沿革之事酌乎古矣而又思宜乎今採於衆矣而又思斷於獨守其常矣而又思通其變際其盛矣而又思防其衰方今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三

聖明御極

憲德遐敷列憲釐奸剔弊規畫盡美遵而行之一而守之將使河海晏流川原錦繡魚阜畜蕃風移俗美賢哲衆多此予區區願得之一方者且予以甘苦備歷之身自搔自癢較之膜外敷陳不更親切矣乎或曰斗大小海隨波逐流足矣而予考古證今承先待後母乃翹然自異乎予曰非敢爲異也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一方言一辨識其大者爲大識其小者爲小吾盡吾職上有裨於政事下有益於民生足矣若謂是書足以新一方之耳目開後人之聾聵也則吾豈敢乾隆元年暮秋

壽繆厚菴八十序

諱以賢事
見尚義傳

荆如棠

從來大德必壽而所謂壽者非直祝嘏稱觴之謂也必能立不朽之業以光昭先烈垂裕後昆壽身與壽世二而一者也戊戌余過白下適繆君半亭爲淮郡學博請謁覘其言論丰采落落不猶人迄蒞任訓誨諸生井井有條復娓娓不倦諸生有單寒者捐貲相濟時阮生應歲貢貧不能赴試半亭給以費得入成均又石生以親憂舛期奉駁斥半亭訪其他故力請解免詳復開支種種德政不可枚舉余心異之半亭曰此皆體家大人教也余敬佩不忘後過半亭署得悉其尊人厚菴先生之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五

行實先生系出蘭陵漢繆彤其遠祖也世居吳元季遷秦邑之耕茶場德謙德中公忠貞濟美祠建二賢至文貞公亮節清風彪炳史冊祖德淵源有自來矣先生生而恂謹幼失怙太君沈勤於教色養無違處兄弟骨肉無閒言親戚有急難極力救濟不惜傾囊教半亭讀一以身體力行爲務半亭捧檄將上道先生告半亭曰余老矣命汝離膝下非博一官爲榮緣爲官者樹德較士庶爲便汝平日有善根早歲卽知還遺金受職後更時時以種德爲心則余願慰矣故半亭矢公矢慎率多利濟事皆先生教也先生作德日休半亭善承厥志故淮

北多口碑頌半亭德卽頌先生德而光前裕後爲不朽
矣由是壽與時增正未有艾半亭一官教授第其發軔
宏此遠謨殊復難量諸孫崢嶸特達名噪膠庠行見扶
搖直上斑衣遶膝四世一堂則壽世之符不已兆於壽
身乎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壽八秩半亭乞假稱觴屬序
於余故明其大德之徵爲不誣云

